

膏被撥得滿臉滿手，紅色的血一道的流，枕頭上全是血！臉是青一塊紅一塊，模糊糊糊一若女鬼！王春突然一驚，惶恐的叫：「呵！鬼！……」。

王安更張慌起來！兩人向外奔逃！香姑更形恐怖，坐起，用盡全副力量在驚叫，然而那聲音是悲號的！

「……鬼！鬼！我不能死！我要殺人！呵——！鬼！我要回陽間——殺——人！……」。接着的是哭號！

王春和王安在後院庭中，呆愕相望，拍着胸脯。王春急劇的喘着氣：「不要怕！不要怕，那裏有鬼？呀？呀！啞子呢？這東西的耳朵真聾一點聲音都聽不到！你去……唉！不要了！我們一起進去」。

王春王安再走進去！香姑緊向床裏縮，張恐的叫：「鬼！鬼！鬼！鬼！不要捉我！不要捉我！我死的冤枉！……」。

王春向王安大聲說：「男子大丈夫怕什麼？進來！一同進來，我在前邊，你給我仗膽！」

香姑已宿在床一角，衣服破破爛爛！泥與血和汗弄得成爲棕紫色！「……我是冤死的！冤死的！鬼！不能！不能！呀！惡魔！惡魔！惡魔！……」。

「香姑！妳安靜一些，妳沒有死！妳的仇人已死了！我們殺了，爲妳出氣！安靜一些吧！現在仍在陽間……」。

「鬼！鬼！我死得冤枉！……」。

「香姑！妳看，我是王春，他是王安，都是妳最信任的！爲了幫妳的忙，不是和長福相打嗎？爲了救妳，不顧生命嗎？……」。

「……鬼！鬼！我不能！魔王！全是魔鬼！……」。

「香姑呀！妳安靜一下吧！我是王春！這怎樣得了呢！妳瘋了嗎？香姑啊——！王安慌急得跌着脚，以哭喪的那股勁兒說：「救救我們吧！別鬧呀！這給人聽到了怎麼得了呵！」

「……啊！鬼！你！一定要帶我走嗎？」香姑較爲穩和些，她不再那樣緊張恐怖：「你們要帶我見那殿閣王？我要報仇！我要報仇！好！帶我去吧……」。

王春也停止了蹀脚：「也好，我領妳去見閻王，妳快安靜一些，躺在床上，我爲妳塗藥！這像個什麼樣子？見閻王要漂亮一點！」

香姑不再掙扎，聽憑王春擺動，走過來。她却不倒下，瞪着眼睛，王春王安。

「你們是誰？我認得了！我認得了！啊！你們也死了？你們也……」。

「唉！姑奶奶！難道妳真瘋了！別白日鬼話連篇吧，我是王春，他是王安！告訴妳好消息呀！趙中天就要被放了！妳也要拜天地了！」

香姑突然驚叫：「趙中天！趙中天沒有來？」

王安插上話：「姑奶奶妳小心着，如果還是亂嚷亂叫，何光忠就殺趙中天！將趙中天的頭給妳！」

香姑笑了起來了：「哈！哈哈！哈哈！趙中天！哈！哈哈！何光忠！哈哈！你們兩個鬼！殺趙中天！殺趙中天！哈哈！哈哈！何光忠！……」。

王春罵起王安：「看！本來沒有多大關係，提不得這話的了！你一促促她的更大錯亂，這回就完蛋了！」

鬥士，我向你致敬！

張福慧

致好友 莊羊

寂寞的影子，寂寞與淒然的笑我惦记羅曼羅蘭不朽的話語：『生存爲了奮鬥！』

於是，我想起最純真的友誼想起了爲愛、爲生命奮鬥的朋友

我懷念你，你與生俱來的智慧的燈燃着，燃着……以你無比熱情的生命的火！燃着，燃着……我聽見佛陀使者的號角響了響了，啊啊！法音飛揚

我懷念你，雖則雲山阻隔了我們而我們仍心連着手，手握着手我們的步伐是何其莊嚴我們的步伐是何其一致一双赤裸的結實的手臂伸向太陽

我們呀，俯瞰着塵垢無光的世界向大地發出真理的吶喊吧！想像那水霜遍地裡的星光晶瑩，以及曠墟中仍屹立着的無數年代的石

「是你先提，何大哥也要提的……」。王安辯白。

香姑笑得不停：「……兩個小魔鬼！兩個小魔鬼！我要燒！燒！燒死鬼！哈哈！哈哈！哈哈！……」。

「遭糕了！找何大哥吧！她！她瘋了！」王春慌懼的說。

「……」。

「……」。

「……」。

「……」。

「……」。

「……」。